

朱权研究

江西历史人物研究系列

仙吕

丹丘先生

端正好 楔兒 無名氏拂塵子楔兒

目別

難留恋 為昆仲撚指十年 臨行也將二弟

平

平平去

平平去上上

平去

動

你若是居堦省掌兵權

平天下立

平平上上平

平平去

世間

作去

朱 权 研 究

姚品文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7 号

著 姚品文

朱权研究

姚品文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发行(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1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印刷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7 千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81033-331-3/I·14

定价 5.00 元

目 录

朱权评传	1
一、教养宫中(1378—1393)	2
在殷切的期望中来到人间	2
少年奇志,禀赋非凡	4
严格而良好的基础教育	7
前路,在血泊中开拓	13
二、驰骋塞上(1393—1399)	15
分封,不可动摇的决策	15
边地要塞大宁	19
肃清沙漠,威震北荒	20
智略渊宏,被服儒雅	24
三、挟从燕军(1399—1403)	29
削藩与靖难	29
大宁之变	31
座上客与阶下囚	37
军中著史	42
四、韬晦南昌(1403—1448)	45
大转折——改封	45
怨望不逊	49
王府与“精庐”	54

“神隐”	59
五、托志翀举	67
六、著述纂辑	85
七、其他	109
弘奖风流	109
婚姻·家庭·胄裔	115
归宿	120
《太和正音谱》述评	123
一、概述	123
二、写作年代考	127
三、版本	133
四、文献价值	138
五、理论意义	182
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233
朱权生平资料辑录	237
朱权著作述录	245
后记	275

朱权评传

14世纪中叶，出身低微的一介平民朱元璋，投身农民起义军队伍。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他终于扫荡群雄，推翻了蒙元97年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定都金陵，实现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如何稳定与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朱氏天下，使之世代相传，这是朱元璋立国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朱元璋寄厚望于自己众多的儿子们。

朱元璋有26个儿子，除两个早殇外，其余24个，在朱元璋精心培育调教下，多数皆非庸碌之辈。然而终于能够以其自身的业绩名垂史册的，只有两人，其一是四子朱棣，他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次于太祖的另一位有为的帝王，即永乐皇帝——明成祖。虽然他是违背父亲的意旨取得皇位的，并因而受到正统历史家的谴责，但他的文治武功，已为世所公认，其历史地位自无可动摇。其二便是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朱权本来走着与他的四兄大致相同的道路，他的王霸才具已崭露头角，如能经受时间与经历的磨炼，也许并不让于朱棣。按照他的父亲朱元璋的安排，他至少可以成为守卫与开发大明北方疆土的一代名藩。然而历史车轮的运行，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关头发生逆转。一个历史人物在风云变幻中造就出来，也往往与他自己的愿望或设计者的蓝图大不相同。随着朱棣向皇帝宝座进军脚步，朱权的人生轨迹，便也发生了“北辙南辕”的变化，而成了一个文人。最后朱棣戴上了皇帝的冕旒，朱权则获得了

“文学家”和“学者”的桂冠。不必去比较二者何者更为璀璨。有趣的是兄弟俩命运相关，走向相悖，成就各异；它们都违背了朱元璋的初衷，究其根源，却又不免追溯到朱元璋本人的帷幄运筹。这样的历史真是十分富有戏剧性的，它是封建制度自身的尖锐矛盾所酿成。明谋暗夺，刀光剑影，在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中，人生是显得那样变幻无常，令人感叹，发人思索。

一、教养宫中(1378—1393)

朱权从呱呱堕地，到就藩之前，这十五个春秋，都生活在南京的皇宫里。作为一个皇子的朱权，是怎样度过的呢？

在殷切的期望中来到人间

朱权出生于公元1378年6月11日，即洪武十一年五月壬申。这时，朱元璋已在皇帝宝座上稳坐了整整10个年头。年过半百，老之将至，朱元璋愈加紧切地考虑着江山千秋，后继有人的问题。朱元璋总结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的教训，确定了自己的方针：紧紧地依靠自己的亲骨肉：众多的儿子们。

其实在他即位之前，他的妻妾，已经给他养育了7个儿子。即位后随着后宫妃嫔队伍的膨胀，儿女也在迅速地增加着。

多妻是封建统治者的特权之一，它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享乐，同时也是一种占有权利的象征。而对于朱元璋来说，却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多妻才能多子。朱元璋26个儿子，不只是多妻的无可奈何的结果，更是他目标追求的实现。他后宫究竟有多少妻妾很难说清，只知他1398年去世时，从葬嫔妃就有46人之多。他的42个子女，母亲姓氏可考的有近20人。

他 16 个女儿自然也不是多余，她们可以成为联络许多重要人物以为自己心腹和羽翼的纽带。李善长、傅友德、胡海、耿炳文、郭英等这些文武重臣又都是女儿的阿翁，他的亲家。不过朱元璋对女儿所结姻亲的忠诚，信任是很有限的，他最后还是把他们大多数除掉了，因为他们本人并非自己的血亲。他最信任的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他取得江山之后，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后宫传来一个接一个“龙子”降生的喜讯。嘉靖诗人黄省曾写的《洪武宫词》其中两首是这样的：

清莹到处碧粼粼，兴庆宫前色倍含。借问皇家何
种此？太平天子要宜男。

这是写这位洪武天子切盼生儿子的心情。

金铺日月门将启，诸院争先画翠娥。高髻纱笼向
何处？六龙床上看阿哥。

这是又一个小“阿哥”降临人世给宫廷带来的欢乐。这些女人们的欢乐有多少是发自内心深处，令人怀疑，但是她们这种表面上的热情，无疑是间接传达了皇帝本人的情绪。

朱权究竟是朱元璋第十六子还是第十七子，史籍有不同记载。《宁王圻志》称“十六子”，《献征录》、《藩献记》、《列朝诗集小传》等亦称“十六子”，《明史》、《罪惟录》等则称“十七子”。这点不难辨明。《太祖实录》于诸王出生均有记载，《明史·诸王表》《诸王传》对 26 个皇子的名字封号及生平平均言之凿凿，朱权于诸子中排行十七，故当从。云“十六子”者，是九子杞生两岁即殇而不在其数。古人于早夭者，往往讳言之，故言谈笔录间，有意无意抹杀其存在过的事实。朱权以下还有 10 个弟弟，至二十六子朱楠 1393 年出世时，朱元璋已经 65 岁了。

朱权的母亲杨氏，《明史》称“杨妃”，没有封号。收在《纪录汇编》中无名氏所修《天潢玉牒》谓 24 子（无杞、楠）中一至五

子为高皇后马氏所生，六、七、八、九、十二、十八（穗）、二十二（桧）、二十三（栋）、二十四（榑）子为皇妃所生，十一、十三、十九（松）、二十（模）子为皇贵嫔所生，十四、十五、十七（穗）子是贵人所生，十六（权）、二十一（楹）是美人杨氏所生。《天潢玉牒》称朱棣为“今上”，当修于永乐年间，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关于朱棣等是否高后所生，史书有不同记载，但朱权之母姓杨似无疑问。由此可见朱权的母亲的名号是“美人”，在妃妾中位于皇后、妃、贵嫔、贵人之下，地位是最低的。朱元璋妻妾的成份很复杂。马皇后是郭子兴的义女，是他共患难的结发妻子，对他的事业成功起过很大作用，并且很贤德，一直得到朱元璋的敬重。其他妃嫔中多有共同起事的高级将领的姊妹，有敌人陈友谅之妃，有来自元宫廷的蒙古女子，有高丽进贡的朝鲜姑娘，还有大批来自平民阶层。这与朱元璋接受历史上外戚干政的教训有关。朱权的母族无考，杨妃死后没有谥号。她的下落也不清楚。她生有两个儿子，大约不会落到殉葬的地步吧。朱权一生的活动，与母亲和外家均无干连，大约杨氏家族并非显贵。好在朱元璋比较通达，与清朝宫中特重皇子母亲出身不同，朱权并未因此遭到歧视。

少年奇志 禀赋非凡

朱权儿时的表现，明焦竑《献征录》（卷一）说：“（宁献王权）生而神姿秀朗，白皙，美须髯，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称大明奇士，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四）说：“（宁献王权）性机警多能，尤好道术。太祖尝曰：是儿有仙分。积有大志……”这些记载使我们知道朱权儿童和少年时代的确具有很好的素质和表现。

首先，朱权“神姿秀朗”、天资聪慧，这既是儿时得到父亲

喜爱和日后得以重用的一个因素，又是他一生学业、成就的先天条件。

其次，朱权好学勤奋，刻苦攻读经史，于历史尤其着力。洪武二十九年，他就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通鉴博论》，这年他才18岁。没有少年时代在宫中取得的深厚学养，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通鉴博论》和随后的《汉唐秘史》，都是奉朱元璋之命写的。没有看到朱元璋交给其他皇子同样的任务，显然也是因为他了解这个儿子特有的勤奋和能力，并寄予厚望。有人怀疑朱权的著作多由幕僚代笔，这个问题后面我将专文论述，至少这两部书，可以肯定是朱权亲自动手的，因为它们是奉敕写作的。朱元璋不是爱好浮名的人，不会为了让儿子传名而弄虚作假。他让朱权写《通鉴博论》、《汉唐秘史》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垂戒自己的子孙，也通过写作，培养朱权本人的政治意识和治国能力。

最后，关于他的“好道术”。他中晚年成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固然是韬晦的需要，但和他早年受到的薰染有关，这种薰染主要来自朱元璋本人。

朱元璋即位之后三教并用，对道教的态度有过一些自相矛盾的举措，他曾经清理过一些道教的组织和活动，因为道教曾一度过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妨碍社会秩序，而他一生对道教主要是提倡的。他，一个贫苦和尚，十多年之后居然做了皇帝——简直出乎自己的预料，所以对冥冥之中有一种因果的说法颇为相信，同时为了神化自己是所谓“真命天子”，也需要宗教迷信的宣传，于是有什么“王父葬身龙脉”；“其母在麦场服道士药丸，太祖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急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他无火”；“离皇觉寺远游，病，梦有紫衣

人相护”之类说法应运而生。这些说法想必不仅在臣民中，在宫中也是流传着的。朱元璋起事之后，常有一些“异人”找上门来，最著名的莫过“周颠”。周是江西建昌人，名字无传。14岁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无伦次。年30余，忽有异状，长官初至，必入谒曰“告太平”。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下洪都，周颠入“告太平”，元璋遂留之随往金陵。据说他有种种异样表现，如“覆以巨缸，积薪煅之不死”等等。他后来隐居庐山。朱元璋病重，他曾遣人送“温凉药”，服之即愈。另外还有一枚治病的奇石名“温凉石”，“其用之方，金盆内盛水，背上磨之以服，其药香味若菖蒲，丹砂，鲜红色。”这可能是道家炼出的丹药。朱元璋为了造成“异人辅佐”自己取天下的宣传效应，遂对此大事渲染，亲撰《周颠仙传》（今庐山御碑亭有石刻此文，为朱棣所立），还有《御制周颠仙赤脚僧诗》云：“神怜黔首增吾寿，丹餌来临久疾瘳。”这样一个救过父亲的命的“异人”，又有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无疑给少年朱权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所以后来朱权在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中，写了许多天上的神仙，其中也有周颠。他在唱词中介绍他说：“这一个曾隐五老峰头。也曾金门朝谒，到如今征聘难求。记得那丹药神茶、灵文玉石，今古名留。”提到的便是上面那些事实。朱元璋还派人多方寻找那位大名鼎鼎却始终未曾露面的神秘人物张三丰，他也被写在《独步大罗天》的剧本里。可以说朱元璋结交与崇拜过的道教人物，早已深深地刻进了少年朱权的脑海。朱元璋还常举办大型斋醮，亲自参与其事，并率领儿子们参加。《明通鉴》记载过这样的情景：“上以久旱，祈祷斋戒，皇太子诸王馈于斋所。上素服革履，徒步至坛，席藁暴日中，夜卧于地，凡三日。”朱权在宫中一定也曾观光和参与过这类盛典。

朱权兄弟中还有朱柏，也“好道家言”，自号“紫虚子”；做

了皇帝的朱棣崇道，他在泰山给周颠立神像在武当为张三丰修宫观，受的都是相同的影响。不过朱权由于好学，更多地接触了道家经典，故于道家更为神往。朱元璋不仅不予禁止，反以“是真肯仙分”鼓励助长。可说朱棣日磨学道，早年在宫中已经立下契机。皇堂本大教中宫亦助曲，平一策曲（即天立烈明）众县 许多富贵人家子弟中许多同龄人还无知无虑，终日嬉戏闲耍的时候，朱权这个皇家少年，能够励志苦学，博览群籍，并对玄虚莫测的道家产生浓厚兴趣，不能不说他的禀赋异乎常儿。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大明奇士”的别号，说明他早年的学习和好道，虽然动机还较天真和单纯，但决不是盲目的，更不只是儿戏。同时与中晚年隐居读书学道也不相同。这时的他，胸有奇志，各方面的学习、吸收，都没有把他引向消极方面，而是使他的“志”变得更加阔肆，更加坚实有力。

严格而良好的基础教育

朱元璋对子女的爱，并不仅仅是“舐犊之情”，而是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他不让儿子们只成为父辈胜利果实的享有者，而要让他们成为具有实际能力的神州大地的统治者与捍卫者。所以他要对他们实施良好的、全面的教育，让他们具备足够的文化修养，优良的品德，还要他们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朱元璋自己读书不多，参加起义以后逐渐懂得了读书的重要。现在天下已定，他当然特别重视对太子和诸王的文化教育。

还在天下未定之前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他就命下属“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他对侍臣们谈读书和治国的关系说：“三王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

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阐明圣贤之学，尤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即位南京（即原应天府）的第一年，他便在宫中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图籍。朱权“好学博古，诸书无所不窥”，与宫廷藏书的丰富是分不开的。后来朱权著《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和《天运绍统》，在序言中屡屡提及宫中这些藏书。这当然因为是帝王之家，得天独厚，非寻常百姓所可比拟，但也要作父母的重视，和子女愿意读书，否则书籍也与宫中其他金玉珠宝一样，只不过是富贵的象征物罢了。

朱元璋还亲自向儿子们谈讲学问。皇子读书的大本堂、文华殿他经常临幸，并和太子、诸王“商榷古今，评论经史”。他不囿于传统见解，还经常纠正教师的说法。如对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他就认为太子师说“曲在七国”是“偏见”。这种创造性思维无疑给孩子们学风以良好影响。

朱元璋还为太子、诸王聘请了道德学问都是第一流的老师。《明史·桂彦良传》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桂）彦良、陈南宾等皆宿儒老生。”下面介绍其中的几位：

宋濂，浙江金华人，早年师事元古文家柳贯等，是明初著名散文家。元至正时征翰林院编修，固辞，入山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征他到建康，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他为太子师十余年，尽心尽职，太子对他也十分恭敬，言必称“师父”。

刘三吾，茶陵人，也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士。洪武中召为左赞善，博览善记，应对详敏，是朱元璋的重要顾问。朱元璋写了书，常由三吾作序。朱权后来奉命作《汉唐秘史》，史实主要依

据便是刘三吾讲课的内容。

桂彦良，浙江慈溪人，元乡贡进士，洪武六年征诣公车，授太子正字。朱元璋选国子生蒋学等为给事中，举人张唯等为编修，让他们在宫中文华殿进修，聘请了桂彦良和宋濂、孔克仁等为师。朱元璋称桂：“江南大儒，唯卿一人”。

陈南宾，茶陵人，元末为全州学正，洪武三年初征至京都，曾任国子助教，在朱元璋面前讲《洪范·九畴》，朱元璋大喜，书其姓名于殿柱。朱元璋注《洪范》，曾多采其说。后来他被蜀献王朱椿延请为师。朱椿是元璋十一子，因好学被朱元璋戏称为“蜀秀才”。朱椿对陈南宾备极尊重，造安车以赐，并为之构筑一第，名“安老堂”。

担任过诸王和驸马的老师的还有李希颜、徐宗实等。他们都是学问洽博、教学认真负责的好师傅。

要这些好老师真正地教好子弟，必须作家长的特别注意尊师，这方面朱元璋和马皇后互相配合，都做得比较好。如《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宋濂坐孙慎罪，逮至论死。后谏曰：“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听。会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

《明史》记载李希颜的故事说：“李希颜为驸马都尉胡观傅，徐宗实尤以严见惮。李希颜字愚庵，郟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

徐宗实本来得罪了朱元璋，已定谪戍淮阴驿，会东川侯胡海之子胡观被选作朱元璋的女儿南康公主的驸马，朱元璋要

给他选一个教师，这个人选很难找。为了女婿的教育，朱元璋还是选了徐宗实，嫡茂的事，当然也就随之而罢论。《明史》卷一百五十七还有关于这位老师的有趣记载：国初，以命宗室王中使，援他府例，置驸马位中堂，南向，前席于西阶上，南向。宗实手引驸马位，使下，然后为说书，南左右太膝，相顾以目。帝闻而嘉之，召宗实慰劳数四。学世全氏未元，人翊茶，莫南蒨，喜。中国古代确有这样一些不怕死的知识分子。难得的是这匹喜怒无常，动辄杀人的皇帝，对晚辈的教师这样宽容通达。我们虽然不能确切地指出朱棣主要受业于哪位师傅，但大致是上面这些人和与他们相近的人物是可以肯定的。

朱元璋或许还懂得群体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他曾经选择了一些学业优秀的才俊之士如张唯等数十人进宫伴读，让他们在文华殿和诸王一起听宋濂等讲课。以后又曾让功臣子弟入学，由孔克仁等为他们讲课，他为儿子们的教育，可算是无微不至了。

朱元璋对皇子们的德行教育非常严格，他了解富贵人家子弟容易骄奢的道理，所以他命人将古代孝行故事和自己亲身经历艰难起家 and 作战故事等画成图画给子孙们看。他对侍臣们说：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夜有所警也。为防止儿子们滋长骄惰习气，培养他们勤劳的作风，他命内侍编织一些麻鞋，让他们穿上。出城稍远，三分二的路骑马，三分一的路穿着麻鞋步行。朱标十三岁时，元璋命他和弟弟朱棣回老家临濠省祖墓，他训诫说：“儿生长富贵，习于宴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其因道途险易，以

知鞍马勤劳，观间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

除了经师教学是学识、德行兼重之外，还专门请一批品德端正之士任太子谕德和太子宾客。于诸王自然也不例外。他组织一些著名儒臣专门编写这类教材，如礼部尚书陶凯创稿，秦王左傅文原吉等续修的《宗藩昭鉴录》等，颁赐诸王。他还随时随地亲自训诫。一次退朝之后，太子诸王侍于侧，他便指着宫中还未建筑的隙地说：“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不忍重伤民力耳。昔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尔等当存儆戒。”他的教育方法不仅口传，且令他们亲自实践以养成之，如让他们“忍饥饿”，“服劳事”等。他曾对文原吉等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寒饥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指《昭鉴录》），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他把教育皇子的责任嘱托给了这些“王傅”和王府中的“长史”们，是他对他们的器重与信任，但如果皇子犯了过失，他杀的也是这些人，这些人自然也就不敢懈怠，尽力按朱元璋的要求去教育辅佐他们。

对儿子们如何从政的教育和训练也是从小开始的。他编的这类教科书有《祖训录》，其目有十三：“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他亲为此书写序，称此书宗旨为“开导后人，立为家法。”又录之于谨身殿东庑、乾清宫东壁、诸王王宫正殿及内宫东壁，以时刻可以观省。《四库全书总

目》存目提要云，此书名为翰林编辑，“然则诸词臣仅缮录排纂而已，其文词悉太祖御撰。”

他还让他们从事政事的实习。当然首先是太子。洪武十年他就让大臣们将一些政务并启太子处分，同时让太子随他上朝当“见习皇帝”，他说：“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他经常命太子巡行各地，亲历艰难，观察民情风俗，代他实施政务。这既是从政能力的训练，更是对其统治意识的强化培养。上朝的政事实习不限于皇太子，对其他皇子也都采取过这种方法。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登奉天殿，面谕群臣，对他们的功过进行全面评论，然后论功行赏，就将皇太子和几个已经长成的皇子都叫到殿上陪侍。据《天潢玉牒》记载，有一次朱元璋病了，便命肃王在奉天门设座听朝政，这时肃王还很年轻。

除了从政之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这点对于将来要就藩的皇子们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都有兵权，有指挥作战的任务。他们从小在宫中就进行学习、锻炼。就藩之前，还要由武将带往专为练兵的地点进行训练。朱权在封藩之后，就曾与同时封王的几个兄弟到临清去练兵，由名将傅友德亲自主持此次教练任务。

朱元璋对家政管理是严格甚至是严酷的。他和马皇后互敬互爱，不允许宦官、外戚干预朝政等，使得他的后宫相对而言较为平静，纠纷不多。他曾对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夫妇。”朱权在这个强权和封建伦理道德紧密配合的家庭里成长起来，他以后也努力效仿他的父亲去治理他的家庭。他写的《家训》六十章，《宁国仪范》等，大致就是这样产生的。